

2

CHINESE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3 1941

T5427/0445

Blank page with faint ghosting of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Blank page with faint horizontal lines, possibly from the reverse side.

許鍾斗文集卷之二

溫陵許獬子遜甫著

弟許鸞校刻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冊立暨冊封文武百官賀表

伏以

天開昌運前星映日月於重霄帝錫周親綴旒壯藩
宣於下國分辨而志乃定名正則事攸成茲豈人
謀免由宸斷臣等誠懼誠怵稽首頓首竊以元良
者一人係萬邦之本分均則以年寵均則以賢封
建者先王公天下之心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
往牒所載三代有道之長其福皆由長君祖訓有

言親王在國無事其樂過於天子故大禹雖割愛
塗山而迨其王也必傳敬承之胤武王非忘情
叔而比其長也謹啓汾晉之封蓋朝覲謳歌訟獄
歸當自識主而天地宗廟山川之托必須擇人恭
惟

皇帝陛下文武受命仁孝格天當春秋鼎盛之年思
宗社靈長之計謂父之有子如天之有元一元成
其大而天道益昌宗之有支如地之有瀆四瀆安
其常而地維乃奠不由當軸盡屏屬垣事在不疑
官占無枚卜之舉謀自神授卿佐無定策之功聿

渙德音適當良月謂天地以及祖宗辨號名而定
封域瑤山雲繞祥蕪叶于旒天兔苑風和慶預開
乎燕喜克明克類快觀龍鳳之翩翩宜弟兄行
占華鄂之鞞鞞蓋安太子亦所以安諸王正東宮
乃所以正天下典禮雖有獨重恩澤原非偏枯遠
綏烈祖在天之靈神心與人心而胥悅近慰聖母
獨居之念子道以父道而益光臣等將順聖謨欣
逢昌會德非周太保忝廁彌丞才愧漢長卿濫竽
遊從幸吾君之有子世德作求知四國之是儀為
善最樂伏願益思盡倫備求全美就身為教教之

金三才和卷二
爲君爲父爲子而前後罔非正八法祖爲箴箴及
乃心乃德乃猷而夙夜無忝休命庶幾本支百世
永莫運祚于金甌壽考萬年長享泰寧于玉燭臣
等無任瞻

擬恭遇

詔恩徵還各畿省採權內使勅所在撫按等官存
恤百姓廷臣謝表

伏以

宸衷日啓興除曾不崇朝 聖政日新恩光覃及下
國朝端動色野外傾心臣等承權承忭稽首頓首
竊惟大造以至仁爲心雖收藏弗廢生長人君以
不貪爲寶行撫字即在催科王政之行也以休以
助爲諸侯度賦法之壞也用二用三而父子離防
于未然是爲唐宗之黜萬紀復于未遠亦爲漢武

之止輪臺然皆未能使一念不得已之情昭然見
諒于權宜之始而百凡不忍人之政斷然必行于
更新之餘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握符慈祥普物遇災而惧因父母心
以知天心視民如傷思百姓足即是君足謂夫宇
宙之秘藏在山海秘藏之弗固安能興雲布雨以
潤群生間閭之脉理在關梁脉理之不通安能酌
盈注虛以濟萬姓求魚而竭澤胡以繼之亡羊而
補牢未爲遲也爰宣

綸綍遍飭筦樞任萬物之生期並約而不害如日月
之食雖有過而必更黑衣還掃除之班誰云豺狼
當道黔首荷解推之

賜豈曰杼軸其空碩鼠適彼樂郊翩其反矣鴻鴈集
于中澤胡不歸與彼山川之有靈固欣_七以相告
即草木之無識亦_七而向榮孰謂造化不仁始
占太平有象臣等職司糾繩愧乏回天之力道在
將順幸叨補袞之功四國于宣敬當奉以夙夜
一人有慶豈暇計及身家伏願

居逸思艱厚終善始出令不惟反惟行爲國不以
利以義使黃童白叟欣享舜日之長而海澨山陬

永頌堯天之大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旱災示儆敬陳用人行政要道以助上下交脩

疏

臣聞王者受天明命以撫方夏其喘息呼吸頓啖
喜怒無一而不通於天天之仁愛人主也善則降
祥示之勸否則降殃示之罰其失未甚則有怪異
以儆戒之如日食星飛山崩地震犬禍虫孽之類
無害於天下而有關於人主其失既甚帝用不滅
而猶慮其不返也則有沴厲以譴謫之如水旱凶
荒之類大不利於人主而大有害於天下然則水
旱凶荒者乃天之所以譴謫人主而非特薄懲以

示儆已也人主處此尚可視爲細故而晏然莫之
省憂乎伏見比年以來旱魃爲災農民失職三輔
之間野無青草民多易子而食京師故仰給東南
漕輓今水涸且盡大爲運道梗主計者持籌而莫
知所措夫京師天下之腹心運道又京師之咽喉
也腹心不克何以令四體而咽喉一斷則腹心將
何所托命天變若此臣實畏之自古變故之興未
有無故而來亦未有無故而去其轉移旋幹於人
主之一念如金在範如響應聲臣經術儒也請旁
引以經術証以時事無有所諱庶幾少裨救禳之

助於萬一謹按京氏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
災荒其旱陰雲不雨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
三月夫人主所與共天下者惟是三公九列百執
事耳公孤可疑誰復不疑者卿執不任誰復可任
者而今伏蒲之請槩意爲市恩析濫之舉槩目爲
沽名上不能以實情與下下亦不敢以實情與上
堂陛旣懸於九閭門庭遂遠於萬里則所謂張與
隔者今或有之而又甚也洪範言僭則恒暘解之
者曰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
故其咎僭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

常暘乃今之號令可知已刑罰又可知已無名之
征無藝之求日甚一日始曰聊以佐軍興也罷商
亦且復然始曰聊以助大工也就而亦且復然械
繫遍於簪紳鬻序鞠爲囹圄弱者有覆盆之悲強
者爲揭竿之謀馬窮則逸獸窮則攫人情皆然其
何能久則所謂號令不順與刑罰妄加者今或有
之而又甚也救張之弊莫若崇虛受救隔之弊莫
若廣忠益救僭之弊莫若與民同歆而毋犯其所
惡自昔稱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臣以爲
王省則卿士師尹莫敢不省歲和則月日亦無不

和今欲反災爲祥易歎爲豐其責端有所在伏願
陛下煥發德音嘉與海內更始䟽其壅無復金鷲之
虞搜其蠹無復竭澤之憂以此照臨百官也誰不
象指以此煦濡萬國也誰不仰流蓋聞地天爲泰
泰則陰陽和而雨澤降一人比天下爲比也則人
心親附其象爲地上有水其應亦如之成湯六事
自責而桑林之禱立應宋神宗覽鄭俠流民圖罷
新政一時澍雨沾足前事之效可見於此矣
陛下幸不以臣言爲狂畧賜採擇則天下幸甚

肅紀綱正風教以維治安疏

臣聞紀綱者上之操也風教者自上出者也不可
 使下之人有所借而下之人亦非徒然而能借也
 借起有所失上失之而後下得借之借之者有辭
 而失之者不知其所以收失之者益甚而借之者
 益牢乎其不可奪故夫今之壞我紀綱者非其名
 為壞紀綱者也亂我風教者非其名為亂風教者
 也其說固曰吾不忍其陵遲漸盡而代為作之而
 代為脩之匹夫而假天子之權古有行之者而吾
 猶可以幸無罪而不知其弊乃甚於不作與不脩

何則大權不可以下借也今夫戍卒之譁也詔歸
之橫也青衿之持長吏而長吏之傲其上也當官
者之習爲墨也競也媚也訐也俗之習爲靡也偷
也詭也文之習爲浮也人以是爲紀綱風教之憂
乎哉而臣猶以爲未也是數者其害有形而救之
有方是烏足爲天下之大患天下之大患乃在於
幸其小快而忘其大禍炫名而無實使夫有志之
士識微之臣知之而不敢言言之而不敢盡言及
之則以爲過計而不言之則莫知其所終此臣所
以謂大患也曩者荆襄之變憫然逐稅使沉官校

出萬死以抗

至尊當事者慮其爲亂因循置不問事亦隨息然而
不知此稅使與官校者誰之使耶既已被

詔書而出即名爲天子之人矣天子之人有罪天子
以法誅之則可耳豈庶人所敢議哉即甚憐其長
上之無罪而欲理其冤伏闕可耳請劍可耳私爲
尸祝俎豆之勿絕可耳亦何至於執干戈而與天
子爲仇匹夫而敢於仇天子此其漸必有不可言
者矣且其所謂長上者與天子孰尊而孰親也
天子旣爲刑餘而辱縉紳小民復爲長上而仇

天子然而淺見者猶曰藉是可以做上心曰是固不可激噫勿激之誠是也而誰爲之使狼戾至此極也後有效尤而動者其將何以堪之將一切置之乎抑株連而寘之法乎抑首惡誅而餘者貸乎而上之所名爲首惡者乃下所稱爲好義負氣不顧生死利害剛正發憤之人也法安得加誅誅一人則環視而起如此而尚謂有紀綱乎令天下人懷是心而尚謂有風教乎然猶曰彼口實者礦稅耳礦稅已當不復然此可朝更而夕定也今又有沿習而不察其來有自其執有名欲非之而莫得其

端欲返之而未易爲力者曰講學夫講學之習非戾也而在今世則爲甚戾蓋今之世與春秋戰國之世異矣與漢唐宋五代之世則又異其在春秋戰國時有道德家有楊墨家有陰陽家有法術家有從橫家七各爲教而後不可無孔孟之學漢唐宋以來有遊言有遊俠有釋老而上之所以羅士者又或以博學以宏詞以詩賦以對策射策不盡以明經故不可無周程張朱之學乃今之爲周程張朱與爲孔孟者遍天下皆是矣師以是教士以是習隸之學官升之司徒貢之天子組織而爲文

章彪炳而爲事業軒揭而爲節義何莫非學而乃
必於文章事業節義之外別立一理學之名於傳
註之外別標一宗旨於學校之外別尋一師門果
何說也不過曰上之所以教我者糟粕耳羔雉耳
是皆無當于身心性命真有意于身心性命者必
如是而後可不知其舍累朝列聖之所表章而逞
臆說是無上也因之以爲名是行私也童而習焉
壯以是進已乃盡忘其故是背本也以膚見眇說
而欲駕之古先聖人之上以自爲尊又何無忌憚
也以明盛熙洽之世而乃有無上行私背本無忌

憚之徒肆行而莫之懲則風教安得而不頽紀綱
亦安得而不廢然而固不可禁也禁之則曰吾
以翼聖道夫未有名爲翼聖道而可禁者也欲反
其本而漸正之不過曰嚴考校之條重科目之選
使入吾網者皆真儒而無所慕乎其外然而司考
校者安必皆良主司而科目所得安必皆碩士也
蓋亦有之而間有不然則好異者遂以恣其喙此
臣所謂沿習而難變者此也昔東漢之末有君俊
顧及諸賢而世道始衰有董卓袁紹之徒相繼與
宦豎爲難而國始危彼君俊諸賢其意固未嘗不

善而董卓袁紹之徒其初心亦豈遂敢于爲惡特其居紀綱風教之地者不知所以馭之之道遂使移風易俗之權下聽于士君子誅亂討逆之權下聽于悍卒與武夫則其勢必至於此而無恠也然則當今之世有可以亟去之亂萌而去之不蚤有可以漸返之士習而返之無其具雖堯舜復生未易爲理草莽愚臣不勝私憂獻其狂瞽惟陛下採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萬壽無疆本支百世頌

上以文武並用享太平東征西討無思不服受天之祐莫不戩穀二十九年之八月

萬壽節諸元老更進厥謀爲上祈天永命執玉來

賀者遍海內外國咸集闕下颺言曰

皇帝有大功德于天下三日者朝鮮有難且淪爲倭議捐弗捐可以取弗取存亡繼絕德最厚先則寧夏後則播州微上且爲虜爲戎爲徭教化之外

上以德格天獲福其又可量屬元子學成日就正青官餘各分封福瑞惠桂如制則又颺言曰此

之為大順為大慮雖千萬世其未央天下用又邦
用昌臣章句儒也不敢舍所學以事 上既聽畢
則又拜手稽首颺言于末曰臣也少而學詩則以
為歌詠明聖揚盛美者莫辨乎詩受天百祿萬壽
無疆天保之所以答君也而其實必本于惠宗公
懷百神神乃攸歆福乃攸同故其詩曰吉蠲為饎
是用孝享禴祠蒸嘗于公先王又曰如月之恒如
日之升如南山之壽無不爾或承陳錫哉周本支
百世周公之所以述文德也而其實必本于衆多
之賢士為之助故其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

國克生維周之禎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今
上既超然渙發德音特舉曠典如網斯張天下事其
何事不可為天下人其誰不引領而跂為望安見
古之所稱惠宗公懷百神親多士者不繼見于今
而今之所稱萬壽無疆本支百世者不更隆于古
也乎臣惟國家無能為役惟是業在筆札則效在
筆札敢以普天臣庶所歡呼忭舞交口揄揚者盛
為頌于今日而又以私心所願望者預為頌于將
來頌曰

於皇 烈祖受命于天篤生 明聖以撫八埏維此

明聖大德光前翕受如地行健體乾誕享遐紀春秋
八千云過其曆于萬斯年於赫我

皇受天眷命篤生元良宗社之慶克明克類克孝克
敬溫恭寬仁匪教繫性遂正儲貳以順天常如海
重濶如日重光濟濟藩服分茅四方各守厥宇來
享來王茲豈人謀曰由天只誰其將之絲綸在耳
無疆之休施于孫子惟宗及支咸膺帝祉百世綿
延于今伊始

卷阿王多吉士贊

古之明王所稱無逸非盡無逸苟燕遊嬉咲流連之
中而不忘乎憂盛危明之警惓惓以奏多士匡王國
爲念則雖逸無逸雖逸不害卷阿之詩召康公從成
王遊卷阿之所爲作也於時所稱引畧不及於宴酣
歌舞弋獵馳騁之娛金鼓鐃吹笙匏絲竹之聲旂旗
羽旄之美獨繫心於國家天下曰惠宗公懷百神綱
四方其所寤寐而必得者亦不在乎俳優侏儒奔走
逢迎容悅之徒而獨屬意於馮翼孝德之士曰王多
吉士媚於天子於此見盛世之君未嘗以一樂忘天

下忘賢才盛世之大臣亦未嘗以陪後乘分日月之
末光爲榮華而獨以興賢育才集衆廣忠爲己責得
士之力用能益篤前烈保世以滋大說者又謂周道
方隆符瑞見鳳凰集召公感而作此詩蓋以多士比
德於鳳云故其詩曰鳳凰于飛亦集爰止又曰鳳凰
鳴矣于彼高岡夫鳳之爲靈誠信矣昔之爲遊觀之
樂者即有竒草異卉珍禽怪獸極天下之瑰瑋宏麗
而苟不見鳳而聞其鳴不名爲盛而是鳳也苟生不
適時不名至治之國亦不名爲靈然則當時明天子
之能得士與多士之能擇主而效忠乘時而展采比

隆唐虞而澤獨盛於千百世之下是皆可贊也曰

天祚明德群髦如雲後先疏附絕類離倫維彼文考
壽考作人姬公吐握白屋是親初遊鄉校遂升于庠
樂正擢秀司徒貢良太平無象鳳凰非祥孰如得士
得士者昌萬鎰拱璧爲王圭璋千尋名木爲國棟梁
懿彼後王緬想前烈後車千乘羅陳俊傑休容在御
師濟在列好樂無荒罔淫于逸猗彼多士川岳貢禎
來自陬澨廊廟是登乘時展錯星胡霞蒸克稱心膺
亦曰股肱一人多助四國咸寧鍾鼎是勒濟常是銘
我用非贊諡我同升旣稱傑士匪文猶與列茲昌會

幸觀厥成勉哉自奮遙駕周京

講章

初元忠爲洛州長史張易之恃太后之寵其奴暴
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爲相太后欲以易之弟昌
期爲雍州長史元忠曰雍州重地昌期不經事少
年鄉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今不可使太后默然
而止太后女主易之其私人也尚能抑其所好以
從元忠之議矧夫明主居首出之地所宜任賢勿
二去邪勿疑以弘蕩平正直之化而可爲女主之
不若乎傳曰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善
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夫舉而不能先則衆賢喪

氣退而不能遠則群小無復顧忌其弊非止於不見而已太后既知易之兄弟之奸而狎其淫邪使居宮掖宜乎任賢之美不終而元忠有嶺南之禍也

元忠既爲相又嘗面奏臣承乏端揆不能盡忠致命使君側肅清而坐視小人橫邪不禁臣之罪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以爲不去元忠終已患乃譖元忠嘗言太后老矣旦暮之人耳蚤自貳於太子可以長享富貴太后怒下云大抵小人欲中人以奇禍而去其所忌則必

大逆非常之事以激怒主心太后非不知諸張之傾邪不足深信而卒使宰臣有囹圄之辱蓋由讒口之惑人也然天之所厭必奪其監厥後五王反正之謀與諸張所譖元忠之言何異而太后曾不之覺則夫身之不正而深心以防患者果何益矣昌宗又知鳳閣舍人張說素嗜利可動乃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太后召入同官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陷正助邪以干天譴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事有不測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及入太后問之

說未對昌宗從傍迫趣說使辱言說曰陛下視之
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
有是言語云伐國不問仁人張說以文章名世素
所自待何如乃至來二張之賂其人可知矣然宋
璟既明知元忠之枉不面陳其無罪而激說使證
之蓋亦知太后之信讒難以口舌爭也說既陰受
其賂而許其情則已身入二張之黨使其黨自相
攻發則不攻而自破解紛者不抗拳救鬪者不荷
戟宋璟於是乎得其術矣

于是易之昌宗計倉皇無所出遽呼曰張說與元
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
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二者俱非人臣也說以此
待元忠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
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周為臣至忠古今共仰陛下
用宰相得盡如伊尹周公其亦可矣不使學伊周
當使誰學太后曰說反覆宜并繫治之臣常恨伊
周以至忠之心而令天下後世以為口實夷考其
事伊尹蓋未嘗放周公亦未嘗攝也天子諒闇百
官總已蓋古人之制伊尹不過倣而行之特其當
時桐宮往返之跡為稍異周公如果攝王則其陳

金一少利 卷二
訓于王也必不復曰拜首稽首曰嗣天子主是放
非所以語伊尹攝亦非所以誣周公也以爲放與
攝者蓋出于後世好事者之口而聖賢之論亦遂
原其心不復白其跡使後之臣子若王莽曹操之
倫則借伊周以自文若易之昌宗之輩則借
以陷人其禍可勝道哉

建文皇帝祀典議

謹按

建文皇帝乃

高皇帝嫡長孫嗣世數年優禮儒臣子惠黎庶無大
失道于天下祇因當時任事者爲謀不臧至爲漢
景削七國之計自取禍亂遂喪天祿雖然天之所
與必有所廢天方開我

成祖億萬載之丕基以旉明德而建文適當其阨其
勢不得不亡後來拘于忌諱廟祀至今未定議者
惜之夫以嫡以長則序順以嗣世之日久則名正

以一脉相承無易姓改物之變廟社無故鍾簋不
移則系明序順也名正也而系又明也是皆不可
以無祀而淺見之士猶以爲其生也旣稱兵而喪
之死也乃同堂而享之享又偃然而據其上恐非
我後世子孫所以受我

列祖意也且於禮不宜不知建文雖不永君也

成祖雖神武得天然當其天命一日未至則亦臣也
以君賊臣何罪之有我國家之有

建文帝也猶天時之有閏也善曆者不以閏于時亦
不以時廢閏閏而春將不繫於夏之前閏而夏將

使居於秋與冬之後乎愚未有以知其妄也曰然
則其祀也何據曰昔者晉惠懷嘗欲殺重耳矣晉
人未聞不祀惠懷也曰何以知之以其謚知之有
謚則必有祀祀則必在重耳之上不在其下此可
以逆而推也曰此霸國之事也奚法曰惠公之稱
晉侯見于春秋者不啻一再則是春秋予其立也
予其立則必予其祀寧獨晉人嗚呼商人之不祀
桀周不祀紂爲異姓也東遷之不祀子頹與子
爲奸位也建文之在當時以易姓則非桀紂以奸
位則非頹朝以淫昏而棄禮則未若子圍與夷吾

當時之事幸而濟則爲漢景之誅七國不幸而不濟則爲

建文帝漢景幸而成爲漢賢主得以漢文景比周成康而建文曾不得以數載南面之尊歆一朝之血食安在其爲人情與天道哉且我國家於死事諸臣既已旌褒而俎豆之矣安有祀其臣而獨遺其主死而有靈其誰能歆之愚以爲建文之爲君也苟非序順而名正則諸臣之死爲汚僞命而殉私人不得爲忠諸臣之死苟非汚僞命而殉私人則建文不可以無祀謹議

修復軍衛屯政及塞下開荒積穀議

軍政之有屯也國初以此給軍興且備非常其來已久而西北邊之有莽蒼之野即古先王井田地也天下原無不可爲之事而况此二事皆已行之規而已試之效亦何爲而不可第屯田漁於豪右其仗在吏法荒野翳於草萊其仗在人力仗吏法莫如必罰仗人力莫如信賞罰誠必矣而又懼其有勾稽追呼之擾以爲平民殃也則莫如擇而付之良有司賞誠信矣而又懼其糜費而又無成勞也則莫如簡而付之材將帥今誠得良有司而命之曰爾毋過求毋濫及

其有舊爲侵漁而自首者免償其所負否則罰無赦
又得材將帥而令之其就所部之中豐其餼廩程其
勤惰以責其成功且著之例曰能墾田百頃者當虜
首若干級千頃以至萬頃者又當若干級如是數年
而屯不復荒不墾兵食不充者愚不信也夫人貪利
之心不勝其畏罰而好逸之情不勝其冀賞是以愚
必其可行也說者又云屯政之壞久矣田已幾易主
大抵黠者得之必貨之以爲利而愚者受之不知其
所從來法行安能無枉不知其能市屯者必非盡愚
者也市之之始爲直必賤而收之旣久爲入必多今

誠無追償其所入亦已幸矣又何爲而故縱之且吾
之罰非罰其始之不知而誤受乃罰其今之扞網而
故匿者也庸何傷至爲開墾之難者則曰邊軍荷戈
非荷鋤也責之戰復責之耕彼謂我何不知自國家
受虜款而邊軍坐食不知兵革四十年上之人以其
不戰而勿豐其餼雖食亦且不飽夫與其坐食而不
飽孰若起而作之無殺敵而有殺敵之賞以私其言
餘也且夫雖名爲開墾非必舉軍而盡役之也以其
十之二三負耒耜十之七守烽堠更番而迭休之均其
逸勞而無耗其筋力亦古者寓兵于農之意又何傷

嗟夫天下事患不爲不患不成誠以開礦之役而開
荒以徵稅之令而徵屯使天下曉然知上意之所在
而盡心力以赴之其成功蓋有必然而無惑者然愚
又以爲必礦稅罷而後二事可興方今天下所在側
目人懷異心此之不圖而復以主事騷之吾恐奸民
之有以藉口也

治河議

孟子有言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無事者非無
事也順水之性而已矣水爲宇宙間河爲大自于
闐發源行萬里入國中又數千里而入海德政之
不修旱潦之不時旱則竭而潦則決以數萬里浸
淫汎濫無涯涘之水而獨注之于一方爲力蓋誠
不易書稱堯命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後乃使禹
禹復居外者八年而後水患始息則通計其時蓋
不止有九年之水而已水之爲性本乍盈乍涸隨
長隨消遷徙無常之物其時震蕩爲孽者十數年

則勢亦將殺之故禹因之能爲功何使禹而當鯀之時以一人之力而欲挽方張之勢愚蓋有以知其難也已惟鯀不務順之而務障之玩天地之變而汨五行之理是以其患益深而難治故夫天下之難治未有如水者也不知順之以求其成功而務逆之以爲可久則治之而益以不治誠無足怪爲今之計者慎無與地爭水亦無與水爭地決而東則順而之東決而西則順而之西去其甚害而毋求其全利可扞者扞之可築者築之不可扞且築者徙以避之其必不可不爭如

祖陵與運道者則又隨方擁護以求其無恙而後已彼不害吾事而吾事畢矣至於行水之地則又宜寬而不宜窄寬之則有以殺其怒而迫之則必衝決而爲災亦其勢然也自古盈虛迭變高下相傾原無不移之地脉亦無可以預料之天數吾今日悉力於此所費不知幾何而異日又未足爲賴蓋其數十年間風沙之所播壓悍流之所擊突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天地尚不能以自主而何有于人之力之經營愚嘗舟過淮上問之舟人云自彭城至淮安從來建瓶而下舟不一二日至而今不復然

矣隆慶中遭大水汨城郭包陵阜泥滓半之而高
下之勢遂易呂梁夙稱至險鼉鼉魚鼈之所不能
遊而今其遺迹無復在者蓋

朝廷因其勢而稍刻之遂迄今爲安流云然則名爲
治水而欲逆水之勢以一日便宜之計而欲長保
數百年後之無他蓋亦必無之理也世傳禹傷父
功不成登委宛山得金簡玉字之書以知治水之
要其說惟誕固不足信然其實荒慶八年身乘四
載相其山川原隰高下委注之宜足跡幾遍天下
今愚局處一室以紙上當之不敢逞臆說以誤大

士品臣品辨

今夫一人之身而已當其未仕則爲士已仕則爲臣
臣與士一人而已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此以臣
而士者也行義以達其道此以士而臣者也孟子曰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此士而未嘗不可爲臣臣而
未嘗不可爲士者也其原俱本於道德其用俱可致
於事功其心俱不濡染於富貴而其要俱務實而不
求名故士有品臣亦有品品俱欲高而不欲下下則
其品不足稱也俱欲真而不欲僞僞則其品不足稱
也然則其品則同其地則異不究其異不可以反其

同不辨其地不可以定其品今夫士者曰吾高尚其事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而臣則不然朝廷之分尊匕而卑匕士者曰吾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危不入亂不居而臣則不然不避艱險扶顛而持危士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吾上嘉唐虞而下樂商周而臣則不然爲下不倍不敢生今而反古士者曰吾大道不器言俎豆不言軍旅而臣則不然巨細精粗內外勞逸惟命之從士者曰吾有高世之行則不憚負俗之累而臣則不然專欲無成而疑事無功士者曰吾是匕而非匕見善如不及而見不善如探湯而臣則不然

爲豁爲谷藏垢而納汙不以能絕小人爲賢而以能容小人爲大抵士在事之外而臣在事之中士之守已欲竣而臣之效功欲實士直以行其志而臣曲以行其權真能爲士未始不可以爲臣而不可即士以爲臣真能爲臣未始不可以爲士而不可即臣以爲士遲學稼圃孔子賤之而及其仕於魯也魯人獵較亦與之爲獵較樂克適齊而從子敖孟子耻之而其有事於滕乃自爲輔行而不羞伊尹樂道有莘之野雖以成湯之賢尚不肯事之而却其聘及其從湯乃受命而事桀子思不肯以一介友千乘之君曰事

我則可友我則不可及衛人之難乃得屈之以臣節
守死而不敢去此爲士與爲臣之別也亦士品與臣
品之所由定也墨子兼愛不惜頂踵以利天下王通
隱居亂世而獻太平之策此士而疑乎臣者也吾不
知其所爲士也黨錮諸賢與群小共國而好詭激以
相高江左名流當華夷雜處中國多事之秋而祖清
虛以自廢此臣而疑乎士者也吾不知其所爲臣也
然則爲士與臣者宜何如曰定其品以待其遇處則
樂顏子之樂而出則憂禹稷之憂

文集卷之二終

者則可及我則不可及
守死而不敢去此爲士
品之所由定也墨子兼愛
博居亂世而獻太平之策
知其所爲士也當鋼諸賢
相高江左名流當華夷楚
虛以自廢此臣而疑乎士
然則爲士與臣者宜何如
宗顏子之賢而貴則原所
之與志之二

